

百大名
家著作
漢書評注

掃葉山房印行

漢書評註卷三十四

韓彭英盧吳傳第四

黃震曰韓彭英盧吳同傳者謂韓彭英以武功盧以舊恩皆不克終惟吳傳傳人心有道也垂訓之意深矣

茅坤曰漢以異姓而王者八人故併傳于此

陸按信傳本史記文而增損之大較尤精密

王禕曰余讀漂母之言而歎其為至教也漢有天下大抵皆信功惟信自換而望人之報故

韓信。淮陰人也。家貧無行。不得推擇為吏。李奇曰無善行可推舉選擇也又不能治生為商賈。

常從人寄食。其母死。無以葬。廼行營高燥地。令傍可置萬家者。師古曰言其信有大志也

從下鄉南昌亭長食。張晏曰下亭長妻苦之廼晨炊蓐食。張晏曰未起而蓐中食時信

往。不為具食。信亦知其意。自絕去。至城下釣。有一漂母哀之。飯信。韋昭曰以水

古曰漂音匹。反。飯音扶。晚反。竟漂數十日。信謂漂母曰。吾必重報母。母怒曰。大丈夫不能自

食。吾哀王孫而進食。如言公子也。豈望報乎。淮陰少年又侮信曰。雖長大。好帶

刀劍。怯耳。眾辱信曰。能死。刺我。不能。出跨下。師古曰眾辱於眾中辱之。跨下兩股之間也於是信孰

視。俛出跨下。師古曰俛。古俯字。一市皆笑。信以為怯。及項梁度淮。信乃杖劍從之。居戲

下。無所知名。師古曰戲。讀曰度。又音許宜反。梁敗。又屬項羽為郎中。信數以策干項

羽。羽弗用。漢王之入蜀。信亡楚歸漢。未得知名。為連敖。李奇曰楚官名。曰坐法當斬。其疇

十三人皆已斬。師古曰疇。類也。至信。信乃仰視。適見滕公。師古曰夏侯嬰曰。上不欲就天下乎。

而斬壯士。滕公奇其言。壯其貌。釋勿斬。與語大說之。言於漢王。漢王以為治粟

都尉。上未奇之也。數與蕭何語。何奇之。至南鄭。諸將道亡者數十人。信度何等

假王則請與地則會奉朝請則歎歎嗟乎曷不釋恩漂母之教我耶使信知天下苦秦之虐羽之暴而為之祛之猶漂母哀吾之饑而飯之也則已何至望報于人而自貽伊戚耶

隆按兩曰祛一曰未知名總是一奇之抑於前為後佐漢張本

王禕曰當信為鄰尉何數言其奇而帝故不用殆欲殺之使亡爾既亡而追得之則信以為必死矣反遽

已數言。上不我用。即亡。何聞信亡。不及以聞。自追之。人有言上曰。丞相何亡。上怒。如失左右手。居一二日。何來謁。上且怒且喜。罵何曰。若亡。何也。師古曰。若亡。若汝也。何曰。臣非敢亡。追亡者耳。上曰。所追者誰也。曰。韓信。上復罵曰。諸將亡者以數十。公無所追。追信。詐也。何曰。諸將易得。至如信。國士無雙。王必欲長王漢中。無所事信。張晏曰。無事。用信。必欲爭天下。非信無可與計事者。顧王策安決。王曰。吾亦欲東耳。安能鬱鬱久居此乎。何曰。王計必東。能用信。信即留。不能用信。信終亡耳。王曰。吾為公以為將。何曰。雖為將。信不留。王曰。以為大將。何曰。幸甚。於是王欲召信拜之。何曰。王素嫚無禮。今拜大將。如召小兒。此乃信所以去也。王必欲拜之。擇日齋戒。設壇場具禮。乃可。王許之。諸軍皆喜。人人各自以為得大將。至拜。乃韓信也。一軍皆驚。信已拜上坐。王曰。丞相數言將軍。將軍何以教寡人計策。信謝。因問王曰。今東鄉爭權天下。豈非項王邪。上曰。然。信曰。大王自料勇悍仁彊孰與項王。師古曰。與。如也。漢王默然良久。曰。弗如也。信再拜賀曰。唯信亦以為大王弗如也。然臣當事項王。請言項王為人。也。項王意烏猝嗟。千人皆廢。李奇曰。猝。嗟。猶咄。嗟。千人皆失氣也。晉灼曰。意。烏。志。怒。聲也。猝。嗟。形。發。動也。廢。然。不能任屬賢將也。師古曰。屬。委。此特匹夫之勇也。項王見人恭謹。言語姁姁。師古曰。姁。姁。貌也。音許。于反。

拜之為大將
使其以任遇
太重為過望
效死以酬恩
而遂謂漢遇
我厚也此在
其術中而不
知者也

唐仲友曰魏
無知薦陳平
而受賈滕公
釋韓信而未
刑
盧舜治曰漢
功臣以蕭何
為第一而蕭
何之功以拜
韓信大將為
第一

王世貞曰淮
陰之初說高
祖也高帝之
初說光武也
武侯之初說
昭烈也若應
泰而奇之又
若合契焉噫
可謂才也已

人有疾病涕泣分食飲至使人有功當封爵刻印刑忍不能子蘇林曰刑音刑
同手弄角說不忍授也師古曰刻此所謂婦人之仁也項王雖霸天下而臣
音五凡反搏音大官反又音專諸侯不居關中而都彭城又背義帝約而以親愛王諸侯不平諸侯之見項
王逐義帝江南亦皆歸逐其主自王善地項王所過亡不殘滅多怨百姓百
姓不附特劫於威彊服耳師古曰彊音其兩反名雖為霸實失天師古曰言何所不改曰

其彊易弱今大王誠能反其道任天下武勇何不誅師古曰言何所不以天

下城邑封功臣何不服以義兵從思東歸之士何不散師古曰散謂且三秦

王為秦將師古曰章邯將秦子弟數歲而所殺亡不可勝計又欺其衆降諸

侯至新安項王詐阮秦降卒二十餘萬人唯獨邯欣翳脫秦父兄怨此三人

痛於骨髓今楚彊以威王此三人秦民莫愛也大王之入武關秋毫亡所害

除秦苛法與民約法三章耳秦民亡不欲得大王王秦者於諸侯之約大王

當王關中關中民戶知之王失職之蜀民亡不恨者今王舉而東三秦可傳檄

而定也師古曰檄謂檄書也傳檄而定於是漢王大喜自以為得信晚遂聽信

計部署諸將所擊師古曰部分漢王舉兵東出陳倉定三秦二年出關收魏河南

韓殷王皆降令齊趙共擊楚彭城漢兵敗散而還信復發兵與漢王會滎陽復

擊破楚京索間師古曰索以故楚兵不能西漢之敗卻彭城師古曰兵敗於彭

莫書平注 卷三十四 韓信 二 帝業山

隆按劉仲馮
云唯字讀如
本字或以為
應辭非也

王維禎曰項
王爲人也下
作四段看每
段以項王二
字起語

劉歆曰何不
散者言義兵
無敵諸侯之
衆無不離散
而敗也

茅坤曰信之
首建破三秦
以為沛公霸
天下根本其
議句句字字
入裏

隆按今王舉而東與上文吾亦欲東王計必東向相

丘畧塞王欣翟王翳亡漢降楚齊趙魏亦皆反與楚和漢王使酈生往說魏王豹豹不聽乃以信為左丞相擊魏信問酈生魏得毋用周叔為大將乎曰柏直也信曰豎子耳遂進兵擊魏魏盛兵蒲坂塞臨晉信迺益為疑兵師古曰多張兵形令敵人疑也陳船欲渡臨晉而伏兵從夏陽以木罌缶渡軍襲安邑服虔曰以木柳縛罌缶以渡也韋昭曰以木為罌如罌缶也師古曰服虔是也罌缶為瓶之大腹小口信信遂虜豹定河東使人請漢王願益兵三萬人臣請以北舉燕趙東擊齊南絕楚之糧道西與大王會於滎陽漢王與兵三萬人遣張耳與俱進擊趙代破代禽夏說閼與李奇曰夏說代相也孟康曰閼與是邑名也在上黨閼縣師古曰說讀曰悅閼音一昌反與音豫信之下魏代漢軹使人收其精兵詣滎陽以距楚信耳以兵數萬欲東下井陘擊趙趙王成安君陳餘聞漢且襲之聚兵井陘口號稱二十萬廣武君李左車說成安君曰聞漢將韓信涉西河虜魏王禽夏說新喋血閼與師古曰喋音喋解在文紀今乃輔以張耳議欲以下趙師古曰言其立計議如此此乘勝而去國遠鬪其鋒不可當臣聞千里餽糧士有飢色師古曰言難繼也饑字與饋同樵蘇後爨師不宿飽師古曰樵取薪也蘇取草也小雅白華之詩云樵彼桑薪樵音反在消今井陘之道車不得方軌騎不得成列師古曰方軌謂併行也列行到行數百里其勢糧食必在後願足下假臣奇兵三萬人從間路絕其輜重師古曰間路微路也足下深溝高

照應

又按喜字與上怒字罵字相應

茅坤曰初定

三秦及合齊

趙魏處當屬

信功而史記

不以及必其

事甚易不費

漢矢石故而

三秦與齊趙

魏復反而入

楚以故於其

定魏定趙定

齊並信之善

用兵處纔一

着色

茅坤曰不知

周叔何如人

史記亦遺

隆按信兵三

萬入漢既輒

使人收之矣

則所謂以兵

數萬者非其

壘勿與戰彼前不得闖退不得還吾奇兵絕其後野無所掠鹵不至十日兩將

之頭可致戲下願君留意臣之計不必為二子所禽矣成安君儒者常稱義兵

不用詐謀奇計謂曰吾聞兵法什則圍之倍則戰師古曰言多十倍者可以今

韓信兵號數萬其實不能千里襲我亦以罷矣師古曰罷今如此避弗擊後有

大者何以距之諸侯謂吾怯而輕來伐我不聽廣武君策信使間人窺知其不

用師古曰問人還報則大喜乃敢引兵遂下未至井陘口三十里止舍夜半傳

發選輕騎二千人軍中便發也人持一赤幟師古曰幟旗旗之從間道草山而

望趙軍師古曰草音蔽依山自覆蔽也戒曰趙見我走必空壁逐我若疾入拔

趙幟立漢幟師古曰若汝也令其裨將傳餐破趙後乃當共飽食也師古曰餐古食字

音干曰今日破趙會食諸將皆噤然陽應曰諾孟康曰噤音撫不精明也信謂軍吏曰趙已

先據便地壁且彼未見大將旗鼓未肯擊前行恐吾阻險而還乃使萬人先行

出背水陳趙兵望見大笑平旦信建大將旗鼓鼓行出井陘口師古曰鼓而行趙開

壁擊之大戰良久於是信張耳奔鼓旗走水上軍趣師古曰走復疾戰趙空壁爭

漢鼓旗逐信耳信耳已入水上軍軍皆殊死戰不可敗師古曰殊絕也信所出

奇兵二千騎者候趙空壁逐利即馳入趙壁皆拔趙旗幟立漢赤幟二千趙軍

韓信

韓信

韓信

韓信

韓信

實也下文成
安君謂兵號
數萬其實不
能者以此

楊慎曰魏何

昌云先王制

法陳師命將

則立豎威當

難則權足相

濟頤缺則才

足相代是以

韓信伐趙張

耳為貳

洪邁曰李左

車說餘深溝

高壘勿與戰

餘不聽一戰

成擒鄧都尉

說亞夫深溝

高壘待其自

斃亞夫從之

吳果敗亡李

都之策一也

而用與不用

則異耳
陳亮曰識者
謂左車之策

洪邁曰李左

車說餘深溝

高壘勿與戰

餘不聽一戰

已不能得信耳等。欲還歸壁。壁皆漢赤幟。大驚。以漢為皆已破趙王將矣。遂亂

遁走。趙將雖斬之弗能禁。於是漢兵夾擊。破虜趙軍。斬成安君泚水。上師古曰泚音祗

又音丁禽趙王歇。信乃令軍毋斬廣武君。有生得之者。購千金。頃之。有縛而至

戲下者。信解其縛。東鄉坐。西鄉對而師事之。諸校効首虜休。皆賀。師古曰諸校

言諸營也。効致也。因問信曰。兵法有右背山陵。前左水澤。今者將軍令臣等反

背水陳。曰。破趙會食。臣等不服。然竟以勝。此何術也。信曰。此在兵法。顧諸君弗

察耳。師古曰顧念也兵法不曰。陷之死地而後生。投之亡地而後存乎。且信非得素拊

循士大夫。經所謂毆市人而戰之也。師古曰經亦謂兵法也。毆與驅同也。忽入

其勢非置死地。人人自為戰。今即予生地。皆走。寧尚得而用之乎。諸將皆服曰。

非所及也。於是問廣武君曰。僕欲北攻燕。東伐齊。何若有功。師古曰何若猶言何如也廣武

君辭曰。臣聞亡國之大夫。不可以圖存。敗軍之將。不可以語勇。若臣者。何足以

權大事乎。信曰。僕聞之。百里奚居虞而虞亡。之秦而秦伯。師古曰百里奚本虞臣也。後事於秦。遂為

大夫。穆公用。非愚於虞而智於秦也。用與不用。聽與不聽耳。向使成安君聽子

其言。以取霸。非愚於虞而智於秦也。用與不用。聽與不聽耳。向使成安君聽子

計。僕亦禽矣。僕委心歸計。願子勿辭。廣武君曰。臣聞智者千慮。必有一失。愚者

千慮。必有一得。故曰。狂夫之言。聖人擇焉。願恐臣計未足用。願效愚忠。故成安

行則信必為所擒予謂不然信之精兵已詣滎陽而所存者皆非素拊之兵也持是兵而與人戰猶將自置之死地以決死關而況敵內吾於死地吾何憚而不敢入哉吾是以知信之必下也且夫斷後之兵其勝常出敵人之不意今左車之計未行而信已規知之其計可知矣班固通曰廣武策不聽信使人聞視不敢引兵遂下從固之言則信特幸人之無算者爾豈知廣武之策用而信

君有百戰百勝之計。一日而失之。軍敗鄢下。李奇曰鄢音義。鄢之常山縣。身也。光武即位於此。故改曰高邑。死沘水上。今足下虜魏王。禽夏說。不旬朝破趙二十萬衆。誅成安君。名聞海內。威震諸侯。衆庶莫不輟作怠惰。靡衣媮食。傾耳以待命者。師古曰媮與偷字同。媮也。媮與媮字同。媮也。苟且也。言為靡麗之衣。苟且也。然而衆勞卒罷。師古曰罷讀曰疲。其實難用也。今足下舉而食恐懼之甚。不為久計也。勅傲之兵。頓之燕堅城之下。情見力屈。師古曰見音胡。電反。屈音其。勿反。日持久。糧食單竭。師古曰單亦盡。若燕不破。齊必距境而以自彊。二國相持。則劉項之權。未有所分也。臣愚竊以為亦過矣。信曰然則何由。師古曰由從也。言當從何計也。曰當今之計。不如按甲休兵。百里之內。牛酒日至。以饗士大夫。北首燕路。師古曰首古謂趣向也。然後發一乘之使。奉咫尺之書。以使燕。師古曰八寸曰咫。咫尺者言其簡牘或長咫或長尺。喻輕奇式究反。然後發一乘之使。奉咫尺之書。以使燕。師古曰八寸曰咫。咫尺者言其簡牘或長咫或長尺。喻輕率也。今俗言尺書或燕必不敢不聽。從燕而東臨齊。雖有知者。亦不知為齊計矣。如是則天下事可圖也。兵故有先聲而後實者。此之謂也。信曰善。敬奉教。於是用廣武君策。發使燕。燕從風而靡。乃遣使報漢。因請立張耳王。趙以撫其國。漢王許之。楚數使奇兵渡河擊趙王耳。信往來救趙。因行定趙城邑。發卒佐漢。楚方急圍漢王滎陽。漢王出南之宛葉。師古曰之往也。宛葉二城名。宛音於元反。葉音式涉反。得九江王布。入成臯。楚復急圍之。四年。漢王出成臯。渡河。獨與滕公從張耳軍修武。至宿

亦敢下兵哉
殆可與曉兵
機者道也

茅坤曰趙下
史記多果字
應上信所料
云

盧辯治曰信
之戰勝井陘
也非輕騎二
千人單山而
望則不得趙
空壁而逐我
非出背水陣
則不得我軍
殊死戰非拔
趙機易漢機
則不得趙軍
亂而遁走信
之投奇傳之
叙事皆深於
兵法者也

隆按臣等不
服即上文無
然陽應之謂
隆按諸將皆

傳舍晨自稱漢使馳入壁張耳韓信未起即其卧奪其印符師古曰即麾召將

將易置之信耳起乃知獨漢王來大驚漢王奪兩人軍即令張耳備守趙地拜

信為相國發趙兵未發者擊齊文穎曰謂趙人信引兵東未度平原聞漢王使

酈食其已說下齊信欲止蒯通說信令擊齊語在通傳信然其計遂度河襲歷

下軍至臨菑齊王走高密使使於楚請救信已定臨菑東追至高密西楚使龍

且將號稱二十萬救齊師古曰且齊王龍且並軍與信戰未合師古曰欲戰或

說龍且曰漢兵遠鬪窮寇本戰鋒不可當也齊楚自居其地戰兵已敗散師古曰

望也家懷願不如深壁令齊王使其信臣招所亡城城聞王在楚來救必反漢漢二

千里客居齊齊城皆反之其執無所得食可毋戰而降也龍且曰吾平生知韓

信為人易與耳寄食於漂母無資身之策受辱於跨下無兼人之勇不足畏也

且救齊而降之吾何功今戰而勝之齊半可得師古曰自謂當何為而止遂戰

與信夾濰水陳師古曰濰音維濰水出琅邪北箕縣東北信乃夜令人為萬餘

囊盛沙以壅水上流引兵半渡擊龍且陽不勝還走龍且果喜曰固知信怯遂

追渡水信使人決壅囊水大至龍且軍大半不得渡即急擊殺龍且龍且水東

軍散走齊王廣亡去信追北至城陽虜廣楚卒皆降遂平齊使人言漢王曰齊

茅坤曰若臣
者三字不如
史記今臣敗
亡之虜六字
勝

洪邁曰以韓
信敵陳餘猶
以猛虎當羊
豕耳信與漢
王語請北舉
燕趙正使井
陘不得進必
有他奇策其
與廣武君言
曰向使成安
君聽子計僕
亦擒矣蓋謙
以咨其計耳
不然何以爲
信

茅坤曰史記
原文以長短
二字起議論
特宕而漢書
刪之過矣

漢書評註
卷三十四
韓信
五
歸榮山房

茅坤曰史記原文然後下有遺辨士三字纔與後遺

洪邁曰高祖用信為大將而三以詐誑之信既定趙高祖入信壁奪其印符信既滅羽則又襲奪其軍卒之偽遊雲夢而縛信然則信之終于謀逆高祖蓋有以啟之

茅坤曰子疑信知兵何以今沛公與滕公得詐稱漢使馳入壁且即其卧奪其印符宜信之用兵多大畧而于此獨疎耶

聽漢王之敗固陵用張良計徵信將兵會陳下項羽死高祖襲奪信軍徙信為楚王都下邳信至國召所從食漂母賜千金及下鄉亭長錢百師古曰以公小人為德不竟晨炊暮食召辱已少年今出跨下者以為中尉告諸將相曰此壯士也方辱我時寧不能死死之無名故忍而就此師古曰就成也項王亡將鍾離昧師古曰昧音莫昌反家在伊廬劉德曰東海胸南有此邑韋昭曰今中廬縣也師古曰韋說非也中廬在襄陽之南素與信善項王敗昧亡歸信漢怨昧聞在楚詔楚捕之信初之國行縣邑陳兵出入有變告信欲反師古曰凡言變告者謂告非常之事書聞上患之用陳平謀偽遊於雲夢者實欲襲信信弗知高祖且至楚信欲發兵自度無罪師古曰度音太各反欲謁上恐見禽人或說信曰斬昧謁上上必喜亡患信見昧計事昧曰漢所以不擊取楚以昧在公若欲捕我自媚漢吾今死公隨手亡矣乃罵信曰公非長者卒自剄信持其首謁於陳高祖令武士縛信載後車信曰果若人言狡兔死良狗烹張晏曰狡猶猾也師古曰此黃石公三上曰人告公反遂械信至雒陽赦以為淮陰侯信知漢王畏惡其能稱疾不朝從師古曰朝朝見也由此日怨望居常鞅鞅師古曰鞅鞅志不羞與絳灌等列嘗過樊將軍噲噲趨拜送迎言稱臣曰大王乃肯臨臣信出門笑曰生乃與噲等為伍師古曰言俱為列侯上嘗從容與信言諸將能各有差師古曰從音千客反上問曰如

隆按或人之說亦與廣武君相似

隆按班據補寄食五旬應為首漂母少年二段見信之怯而復云固知信怯結上語又以應為首兩怯字

劉安世曰國棋有過行者必皆是高恭而當局者為利害所蔽故藉傍人指之耳昔漢高帝聞韓信欲為假王輒大怒慢罵良平躡足此過行法也且高帝見處不甚相遠但高帝當局者迷耳使良平過踏主雖

我能將幾何。信曰：陛下不過能將十萬。上曰：如公何如？曰：如臣多多益辦耳。上笑曰：多多益辦，何為為我禽？信曰：陛下不能將兵而善將將，此乃信之為陛下禽也。且陛下所謂天授，非人力也。後陳豨為代相監邊，辭信，信挈其手。師古曰：挈，謂執。

提與步於庭數匝。仰天而歎曰：子可與言乎？吾欲與子有言。豨因曰：唯將軍命。信曰：公之所居，天下精兵處也。而公陛下之信幸臣也。人言公反，陛下必不信。

再至。陛下乃疑。三至，必怒而自將。吾為公從中起，天下可圖也。陳豨素知其能，信之曰：謹奉教。漢十年，豨果反。高帝自將而往，信稱病不從。陰使人之豨所，而

與家臣謀。夜詐赦諸官徒奴，欲發兵襲呂后太子。部署已定，待豨報。其舍人得

罪信，信囚欲殺之。晉灼曰：楚漢春秋云：謝公也。舍人弟上書變，告信欲反狀於呂后。呂后欲

召，恐其黨不就，乃與蕭相國謀。詐令人從帝所來，稱豨已破，羣臣皆賀。相國給

信曰：雖病，強入賀。師古曰：信入。呂后使武士縛信，斬之長樂鍾室。師古曰：鍾室，謂懸鍾之室。

信方斬，曰：吾不用蒯通計，反為女子所詐，豈非天哉！遂夷信三族。高祖曰：此齊辯士蒯

歸。至聞信死，且喜且哀之。問曰：信死亦何言？呂后道其語。高祖曰：此齊辯士蒯

通也。召欲亨之，通至，自說。釋弗誅。師古曰：自說謂自解。語在通傳。

彭越、張敖，字仲，昌邑人也。常漁鉅野澤中為盜。師古曰：漁，捕魚也。鉅，陳勝起，或謂越

彭越，字仲，昌邑人也。常漁鉅野澤中為盜。師古曰：漁，捕魚也。鉅，陳勝起，或謂越

彭越，字仲，昌邑人也。常漁鉅野澤中為盜。師古曰：漁，捕魚也。鉅，陳勝起，或謂越

累千萬言亦何益哉

王世貞曰信雄武多智然一為帝詐而奪趙兵再為帝詐而奪齊兵一結而失國再結而失族何也萬信于信高帝謂不我負過耳然此正所謂天授非人力也

凌約言曰蹕足之謀會兵陝下之策皆所以啟帝之疑而置信于死者

隆按叙報漂母亭長少年一覆前案

隆按寧不能死應前能死

曰豪桀相立畔秦仲可効之越曰兩龍方鬪且待之師古曰兩龍謂秦與陳勝居歲餘澤間

少年相聚百餘人往從越請仲為長越謝不願也少年強請乃許與期旦日日

出時後會者斬旦日日出十餘人後後者至日中於是越謝曰臣老諸君強以

為長今期而多後不可盡誅誅最後者一人今校長斬之師古曰一校之長皆也校音下教反

笑曰何至是請後不敢於是越乃引一人斬之設壇祭令徒屬徒屬皆驚畏越

不敢仰視乃行畧地收諸侯散卒得千餘人沛公之從碭北擊昌邑越助之昌

邑未下沛公引兵西越亦將其眾居鉅野澤中收魏敗散卒項籍入關王諸侯

還歸越眾萬餘人無所屬齊王田榮叛項王漢乃使人賜越將軍印使下濟陰

以擊楚楚令蕭公角將兵擊越越大破楚軍漢二年春與魏豹及諸侯東擊楚

越將其兵三萬餘人歸漢外黃師古曰於外黃來歸漢漢王曰彭將軍收魏地得十餘城

欲急立魏後今西魏王豹魏咎從弟真魏也鄭氏曰豹真魏後也迺拜越為魏相國擅將

兵畧定梁地漢王之敗彭城解而西也越皆亡其所下城獨將其兵北居河上

漢三年越常往來為漢游兵擊楚絕其糧於梁地項王與漢王相距滎陽越攻

下睢陽外黃十七城項王聞之乃使曹咎守成皐自東收越所下城邑皆復為

楚越將其兵北走穀城項王南走陽夏師古曰走並音越復下昌邑旁二十餘

楚越將其兵北走穀城項王南走陽夏師古曰走並音越復下昌邑旁二十餘

茅坤曰信于
此如留侯從
赤松辟穀計
則善耳何以
陳兵出入為

劉子輦曰陳
平勸帝偽遊
雲夢信必郊
謁即執縛之
此計亦通行
耳據信欲發
兵自度無罪
數語是信已
明高帝欲擒
之矣使信決
策發兵以襲
高帝事固不
測也或說信
新鑊離味竭
上離味楚亡
將漢捕之甚
急信初匿之
今發之是自
暴其非也以
此求免難哉
隆按漢王畏

城得粟十餘萬斛以給漢食漢王敗使使召越並力擊楚越曰魏地初定尚畏
楚未可去漢王追楚為項籍所敗固陵乃謂留侯曰諸侯兵不從為之奈何留
侯曰彭越本定梁地功多始君王以魏豹故拜越為相國今豹死亡後且越亦
欲王而君王不蚤定今取睢陽以北至穀城皆許以王彭越又言所以許韓信
語在高紀於是漢王發使使越如留侯策使者至越乃引兵會陳下項籍死立
越為梁王都定陶六年朝陳九年十年皆來朝長安陳豨反代地高帝自往擊
之至邯鄲徵兵梁梁王稱病使使將兵詣邯鄲高帝怒使人讓梁王梁王恐欲
自往謝其將扈輒曰王始不往見讓而往往即為禽不如遂發兵反梁王不聽
稱病梁太僕有罪亡走漢告梁王與扈輒謀反於是上使使掩捕梁王囚之雒
陽有司治反形已具張晏曰扈輒勸越反越不聽而云反形已具有司非也臣
瓚曰扈輒勸越反而越不誅輒是反形已具也師古曰瓚
說是請論如法上赦以為庶人徙蜀青衣
文頤曰青
西至鄭
師古曰即今
逢呂
后從長安東欲之雒陽道見越越為呂后泣涕自言亡罪願處故昌邑呂后許
諾詔與俱東至雒陽呂后言上曰彭越壯士也今徙之蜀此自遺患不如遂誅
之妾謹與俱來於是呂后令其舍人告越復謀反廷尉奏請遂夷越宗族
黥布六人也師古曰六縣名姓英氏少時客相之當刑而王及壯坐法黥布欣

惡其能一句
深中漢王心
事

隆按信已知
漢王畏惡其
能而猶曰多
言哉宜乎禍
不旋踵也

王世貞曰信
之不反推常
子為辯曰夫
稀於信非素
所拊循士大
夫也信遠託
之以腹心稀
遠受託以反
一也稀之自
喜下賓客斯
得侯名耳高
帝覆案之急
始與匈奴通
而反稀初固
未反也乃迹
與信謀二也
信智士也如
必與稀謀何

然笑曰。人相我當刑而王。幾是乎。臣瓚曰。幾近也。師人有聞者。共戲笑之。布以
論輸驪山。師古曰。有罪論決驪山之徒。數十萬人。布皆與其徒長豪桀交通。乃
率其曹耦亡之江中。為羣盜。師古曰。陳勝之起也。布乃見番君。師古曰。番
數千人。番君以女妻之。章邯之滅陳勝。破呂臣軍。布引兵北。擊秦左右校。破之。
青波。師古曰。地名也。引兵而東。聞項梁定會稽。西渡淮。布以兵屬梁。梁西擊景駒。秦嘉
等布常冠軍。師古曰。言其驍勇為衆軍之最。項梁聞陳涉死。立楚懷王。以布為當陽君。項梁敗
使宋義為上將軍。項籍與布皆屬之。北救趙。及籍殺宋義河上。自立為上將軍。
使布先涉河。師古曰。涉謂無舟楫而渡也。擊秦軍。數有利。籍乃悉引兵從之。遂破秦軍。降章
邯等。楚兵常勝。功冠諸侯。諸侯兵皆服屬楚者。以布數以少敗衆也。項籍之引
兵西至新安。又使布等夜擊阬章邯秦卒二十餘萬人。至關不得入。又使布等
先從間道破關下軍。師古曰。間道微道也。遂得入至咸陽。布為前鋒。項王封諸將。立布為
九江王。都六。尊懷王為義帝。徙都長沙。廼陰令布擊之。布使將追殺之。柳。齊王
田榮叛楚。項王往擊齊。徵兵九江。布稱病不往。遣將將數千人行。漢之敗楚彭
城。布又稱病不佐楚。項王由此怨布。數使使者譙讓召布。師古曰。譙讓責之。布

由使舍人知之。三也。信既通。稀稀之勝。敗必知之。不應為一女子所給。四也。以信之功。呂氏一女子。單辭族之。而不能漢王固已心知其然。私畏呂氏。而猶喜其能。取諸桀將矣。

李東陽曰。觀綱目。書后殺淮陰侯。韓信朱子蓋洞見其曲直矣。

隆按。且喜者。喜其假手。呂后除一隱憂。且哀者。哀其開國元勳。牙無唯類。此句。極有含蓄。得高祖情事。

愈恐不敢往。項王方北憂齊趙。西患漢。所與者獨布。又多其材。師古曰。多欲親用之。以故未擊。漢王與楚大戰彭城。不利。出梁地至虞。師古曰。即今宋州。虞城縣。謂左右曰。如彼等者。無足與計天下事者。謁者隨何進曰。不審陛下所謂。漢王曰。孰能為我使淮南。使之發兵背楚。留項王於齊數月。我之取天下。可以萬全。隨何曰。臣請使之。乃與二十人俱使淮南。至。太宰任之。服虔曰。淮南太宰。作內主。三日不得見。隨何因說太宰曰。王之不見何。必以楚為彊。以漢為弱。此臣之所為使。師古曰。此事正是臣所為。來欲言使何得見。言之而是邪。是大王所欲聞也。言之而非邪。使何等二十人。伏斧質淮南市。師古曰。質。鍵也。言伏於鍵。上而斧斬之。鍵音竹林反。以明背漢而與楚也。太宰廼言之。王見之。隨何曰。漢王使使臣敬進書。大王御者竊怪大王與楚何親也。淮南王曰。寡人北鄉而臣事之。隨何曰。大王與項王俱列為諸侯。北鄉而臣事之。必以楚為彊。可以託國也。項王伐齊。身負版築。以為士卒先。李奇曰。版。牆也。築。杵也。大王宜悉淮南之衆。身自將。為楚軍前鋒。今乃發四千人以助楚。夫北面而臣事人者。固若是乎。夫漢王戰於彭城。項王未出齊也。太王宜埽淮南之衆。日夜會戰彭城下。師古曰。師。古也。

曰。婦者。謂盡舉。今撫萬人之衆。無一人度淮者。陰拱而觀其孰勝。師古曰。欲手搖坐觀也。夫託國於人者。固若是乎。大王提空名以鄉楚。師古曰。而欲厚自託。臣成敗也。

英布

英布

英布

英布

英布

英布

英布

英布

英布

隆按越傳本史記文而少損之

隆按越雖起於羣盜而聚衆始事已居然將帥規模矣其庶幾積且斬莊賈遺意哉

茅坤曰越一日突起不得不假此為部署法

劉敞曰田榮使越擊楚此不合有漢字

隆按彭越雖非韓信比然常以游兵出入梁楚間為羽心腹之疾則越之功居多以故留侯

竊為大王不取也。然大王不背楚者。以漢為弱也。夫楚兵雖彊。天下負之以不義之名。師古曰以其背明約而殺義帝也。然而楚王特以戰勝自彊。漢王收諸

侯還守成。臯滎陽。下蜀漢之粟。深溝壁壘。分卒守徼。乘塞。楚人還兵。間以梁地

服虔曰梁在楚漢之中。深入敵國八九百里。張晏曰羽從齊還當經梁地八九百里乃得羽地也欲戰則

不得。攻城則力不能。老弱轉糧千里之外。楚兵至滎陽成臯。漢堅守而不動。進

則不得攻。退則不能解。故楚兵不足罷也。師古曰不足者言易也罷讀曰疲使楚兵勝漢。則諸

侯自危懼而相救。夫楚之彊。適足以致天下之兵耳。故楚不如漢。其勢易見也。

今大王不與萬全之漢。而自託於危亡之楚。臣竊為大王惑之。臣非以淮南之

兵。足以亡楚也。夫大王發兵而背楚。項王必留。留數月。漢之取天下。可以萬全。

臣請與大王杖劍而歸漢王。漢王必裂地而分大王。又況淮南必大王有也。故

漢王敬使使臣進愚計。願大王之留意也。淮南王曰。請奉命。陰許叛楚與漢。未

敢泄。楚使者在。文穎曰在淮南王所也方急責布發兵。隨何直入曰。九江王已歸漢。楚何

以得發兵。布愕然。楚使者起。何因說布曰。事已構。師古曰構結也言背楚之事已結成也獨可遂

殺楚使。毋使歸。而疾走漢並力。師古曰走音奏布曰。如使者教。因起兵而攻楚。楚使項

聲龍且攻淮南。項王留而攻下邑。師古曰下邑在梁地數月。龍且攻淮南。破布軍。布欲引